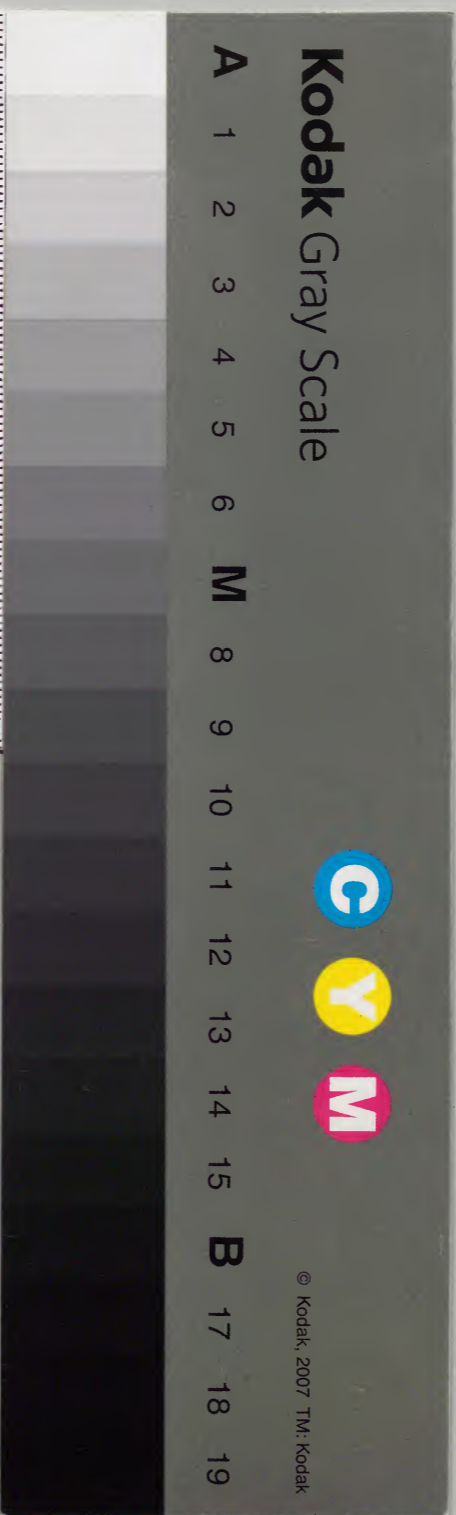


南齊書

內閣文庫		
三八函	二三四〇	漢書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三八函	二三四〇	漢書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107)
函號	282	2



蕭子顯南齊書凡五十六篇總五十九卷

本紀八卷

志一十一卷

列傳四十卷



淺草文庫

皇明崇禎十年

史部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
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
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
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
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
雖有殊功驥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禱杌鬼瑣姦
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
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
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
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
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

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
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不可不
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
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
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
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
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
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
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
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
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
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

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
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
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
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
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繒之變尤多而其文並下豈夫材
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
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
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儉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
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
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
哉臣恂臣 竇臣 穆臣 藻臣 洪臣 覺臣 彥若 臣 鞏 謹序目錄昧死

南齊書目錄

第一卷

高帝上

本紀一

第二卷

高帝下

本紀二

第三卷

武帝

本紀三

第四卷

鬱林王

本紀四

第五卷

海陵王

本紀五

第六卷

本紀六

明帝

第七卷

本紀七

東昏侯

第八卷

本紀八

和帝

第九卷

志一

禮上

第十卷

志二

禮下

第十一卷

志三

樂

第十二卷

志四

天文上

第十三卷

志五

天文下

第十四卷

州郡上

第十五卷

志七

州郡下

第十六卷

志八

百官

第十七卷

志九

輿服

第十八卷

祥瑞

第十九卷

志十一

五行

第二十卷

列傳

皇后

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晉褚皇后

和帝王皇后

第二十一卷

列傳二

文惠太子

第二十二卷

列傳三

豫章文獻王

第二十三卷

列傳四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第二十四卷

列傳五

柳世隆

張瓌

第二十五卷

列傳六

垣崇祖

張敬兒

第二十六卷

列傳七

王敬則

陳顯達

第二十七卷

列傳八

劉懷珍

李安

王玄載

弟玄逸

第二十八卷

列傳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第二十九卷

列傳十

呂安國

全異本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第三十卷

列傳十一

薛淵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

第三十一卷

列傳十二

江謐

荀伯玉

第三十二卷

列傳十三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第三十三卷

列傳十四

王僧虔

張緒

第三十四卷

列傳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湛

第三十五卷

列傳十六

高祖十二王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光

武陵昭王暉

安城恭王暕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鑑

晉熙王球

河東王鉉

第三十六卷

列傳十七

謝超宗

劉詳

第三十七卷

列傳十八

到撝

劉俊

虞棕

胡諧之

第三十八卷

列傳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 子穎胄

第三十九卷

列傳二十

劉瓛 弟璉

劉瓛弟璉

陸澄

第四十卷

列傳二十一

武帝一十七王

竟陵文宣王子良子曹

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第四十一卷

列傳二十二

張融

周顥

第四十二卷

列傳二十三

第四王晏

蕭湛

蕭坦之

第四江祐

第四十三卷

江敷

何昌寓

謝滂

王思遠

第四十四卷

徐孝嗣

沈文季

第四十五卷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安陸昭王緬

第四十六卷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蕭惠基

第四十七卷

列傳二十四

列傳二十五

列傳二十六

列傳二十七

列傳二十八

列傳二十九

列傳三十

列傳三十一

列傳三十二

列傳三十三

列傳三十四

列傳三十五

列傳三十六

列傳三十七

列傳三十八

列傳三十九

列傳四十

列傳四十一

王融

謝朓

第四十八卷

列傳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第四十九卷

列傳三十

王奐

從弟繪

張沖

第五十卷

列傳三十一

文二王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七王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寅

邵陵王寶攸

晉熙王寶嵩

桂陽王寶貞

第五十一卷

列傳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卷三十三

張欣泰

第五十二卷

列傳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遵之

祖冲之

賈淵

第五十三卷

列傳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第五十四卷

列傳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第五十五卷

列傳三十六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第五十六卷

列傳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第五十七卷

列傳三十八

魏虜

第五十八卷

列傳三十九

蠻

東南夷

第五十九卷

列傳四十

芮芮虜

河南氏羗

南齊書目錄終

南齊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闡將漢相國蕭何二十
 四世孫也何子鄼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椽章章生皓皓生
 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
 生光祿勳閔閔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
 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達達生孝廉休休生廣
 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卽丘令儁儁生
 輔國參軍樂子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太常生皇考蕭何居沛侍中
 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
 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

及古制 五

三川中圖書

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也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宗人丹陽尹摹之北兗州刺史源之竝見知重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蜀賊譙縱初平皇考遷揚武將軍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於綏撫元嘉初徙爲威烈將軍濟南太守七年右將軍到彥之北伐大敗虜乘勝破青部諸郡國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皇考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衆大集皇考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皇考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宜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彊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蕭思話欲委鎮保險皇考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明年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於壽張轉戰班師滑臺陷沒兗州刺史竺靈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書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曰諱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爲兗州刺史

檀征南詳之皇考與道濟無素故事遂寢遷輔國鎮北中兵參軍負外郎十年蕭思話爲梁州刺史皇考爲其橫野府司馬漢中太守氏帥楊難當寇漢川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思話至襄陽不進皇考輕軍前行攻氏僞魏興太守薛健於黃金山尅之黃金山張魯舊成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健旣潰散皇考卽據之氏僞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先據州城聞皇考至退據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營皇考引軍與對壘相去二里健與僞馮翊太守蒲旱子悉力出戰皇考大破之健等閉營自守不敢出思話繼至賊乃稍退皇考進至峨公山爲左衛將軍沙州刺史呂平大衆所圍積日建武將軍蕭汪之平西督護段蚪等至表裏奮擊大破之難當又遣息和領步騎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援趙溫攻逼皇考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皇考命軍中斷梁長數尺以天

斧槌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皇考追至南城衆軍自後而進連戰皆捷梁州平詔曰諱稟命先驅蒙險深入全軍屢克奮其忠果可龍驤將軍隨府轉寧朔司馬太守如故入爲太子屯騎校尉文帝以平氏之勞青州缺將欲授用彭城王義康秉政皇考不附乃轉爲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戶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土民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雞籠山太祖年十三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鎮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太祖舍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變動文帝遣太祖領偏軍討河北蠻二十一年伐索虜至丘澁山竝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啟太祖自隨戍沔北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初爲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七年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臺遣寧朔將軍臧質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節度聞虜主拓跋燾向彭城質等回軍救援至盱眙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步騎數千人前驅燾已潛過淮卒相遇於莞山下合戰敗績緣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沒太祖還就質固守爲虜所攻圍甚危急事寧還京師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晉隆安中沒屬氏武興西北有蘭臯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擊二壘皆破之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助太祖攻談堪城拔之虜僞河間公奔走虜救兵至太祖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襲晉興縣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馬參軍隨府轉太宰遷負外郎直閣中書舍人西陵王撫

軍參軍建康令新安王子鸞有盛寵簡選僚佐爲北軍中郎中兵
參軍陳太后憂起爲武烈將軍復爲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
後軍將軍直明帝立爲右軍將軍時四方反叛會稽太守尋陽王
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大祖輔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晉陵
與賊前鋒將程桿孫曇瓘等戰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晉
陵太守袁標棄城走東境諸城相繼奔散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
城從子索兒寇淮陰山陽太守程天祚舉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孫
又降徵太祖討之時太祖平東賊還又將南討出次新亭前軍已
發而索兒自睢陵渡淮馬步萬餘人擊殺臺軍主孫耿縱兵逼前
軍張永營告急明帝聞賊渡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兒向鍾
離永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
慶走之於石鼈將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鵠澗張永遣

太祖馳督寬索兒東要擊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結陣直入寬
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
候騎還云賊至太祖乃頓軍引管分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俄頃
賊馬步奄至又推火車數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攻賊西使
馬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
遣千人來斫營營中驚太祖臥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
賊散太祖議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果
來爭之太祖率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踐藉死索兒走向鍾離太祖
追至黯黥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邑六百戶遷巴陵王衛
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
陽嶠道入三吳臺軍主沈思仁與僞龍驤將軍任皇鎮西參軍劉
越緒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

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明帝遣張永沈攸之以衆喻降薛安都謂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太祖對曰安都才識不足狡猾有餘若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將懼而爲計恐非國之利也帝曰衆軍猛銳何往不尅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見兵至果引率虜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泰始三年沈攸之吳喜北敗於睢口諸城戍大小悉奔歸虜遂退至淮北圍角城戍王賈法度力弱不敵諸將勸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許遣軍至高道慶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遙射城外虜弩一發數百箭俱去虜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卽解遷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持節

假冠軍督北討如故五年進督兗青冀三州六年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不拜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諱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聞於見事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勳力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時世祖以功當別封顓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食邑二百戶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又別領東北選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明帝誅戮蕃庶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人凡獲全及

蒼梧王立更有窺同覬望密與左右闈人於後堂習馳馬招聚士
衆二萬人騎五百匹發盆口悉乘商旅船闕大雷戍王杜道欣鵠
頭戍王劉譽期告變朝廷惶駭太祖與護軍褚洵征北張永領軍
劉劭僕射劉秉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
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自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
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
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
宜頌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軍後無委積
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誥頌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可以見甲守白
下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
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竝注同
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魯顯
間右衛若不出白下則應進頓南州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
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以欲死報國耳常曰乃可屈曲相從
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顧謂劉劭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乃單
車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加鼓
吹一部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臥以安衆
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負外
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燒其船艦死傷
甚衆賊步上新林太祖馳使報劉劭急開大小桁撥淮中船舫悉
渡北岸休範乘肩輿率衆至壘南上遣寧朔將軍黃回馬軍王周
盤龍將步騎出壘對陣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戰自己至午衆
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尋破也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
引彊命中故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太祖遣隊主陳

靈寶送首還臺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臺軍不見休範首愈
疑懼賊衆亦不知休範已死別率杜黑蠡急攻壘東司空王簿蕭
惠領數百人突入東門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門兵披退太祖挺身
上馬率數百人出戰賊皆推楯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橫射太祖引
滿將發左右將戴仲緒舉楯扞之箭應手飲羽傷百餘人賊死戰
不能當乃却衆軍復得保城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
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
亂走太祖秉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此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
被臺軍於阜茨橋直至朱雀桁劉勔欲開桁王道隆不從勔及道
隆竝戰沒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
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內外王上春秋未幾諸王竝幼冲上
流聲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

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勔竟不納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
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
傅新亭亦陷太祖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
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聞道從承明門入衛宮
闕休範旣死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
者千數太祖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
皆已卽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觀君等名皆已焚
除勿有懼也臺分遣衆軍擊杜姥宅宣陽門諸賊皆破平之太祖
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太祖與袁粲褚淵
劉秉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
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
太祖欲分其功請益粲等戶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秦時有太

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爲四貴至是乃復有焉四年加太祖尚書左僕射本官如故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譽朝野歸心景素亦潛爲自全之計布款誠於太祖太祖拒而不納七月羽林監表祗奔景素便舉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衆軍北討事平乃還太祖威名旣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諱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爲汝著力者乃止太祖密謀廢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單馬先走羽儀禁衛隨後追之於堤塘相蹈藉左右張互兒馬墜湖帝怒取馬置光明亭前自馳騎刺殺之因共屠割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又於蠻岡賭跳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鸞屋中寢語左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時殺害無常人懷危懼玉夫與其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謀於鸞屋中取千牛刀殺蒼梧王稱敕使廂下奏

伎因將首出與王敬則敬則送太祖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旣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阼號此馬爲龍驤將軍世謂爲龍驤赤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太祖謂劉秉曰丹陽國家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太祖次讓袁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戶給油幢絡車班劍三十人太祖固辭上命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進督南徐州刺史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二州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中以歡好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爲

郢州值明帝晚運陰有異圖自郢州遷爲荊州聚斂兵力將吏逃
亡輒討質隣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戍邏將士使耕田而食
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討四
山蠻裝治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朝廷畏之
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
前合馬製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製道慶馳馬而出
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太祖又保持
不許太祖旣廢立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賫蒼梧王諸虐害
器物示之攸之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太祖書推功攸之
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襖襜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十二月遂舉
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襖
襜角示之稱太后令召已下都京師恐懼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
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見
子少有膽力以父指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龍淵太
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
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蘊遭母喪罷任還至
巴陵停舟一月日與攸之密相交構時攸之未便舉兵蘊乃下達
郢州世祖爲郢州長史蘊期世祖出弔因作亂據郢城世祖知之
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
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
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攸之反問初至太祖
往石頭與粲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尅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劉秉恠
怯瞞時從丹陽郡載婦女入石頭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陽丞王遜
告變秉從弟領軍韜及直閣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內應太祖命

王敬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眾軍攻石頭斬粲劉秉走雒檐湖蘊逃鬪場竝禽斬之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疎放好酒步履白揚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劉秉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殷言北齊本中血出眾疑行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祇諷秉啟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忝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救眾以此稱之故為明帝所任蒼梧廢秉出集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固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槌胸曰君肉中詎有血粲典籤莫嗣祖知粲謀太祖召問嗣祖表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事主義無二心雖死不敢泄

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太祖竝赦而用之黃回頗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桁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太祖屯閱武堂馳結軍旅閏月辛丑詔假黃鉞率大眾出屯新亭中興堂治巖築壘教曰河南稱慈諒由掩齒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哀製茲營崇溝浚塹古墟曩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薙憑軒動懷巡惶增愴宜竝為收改葬并設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尅眾潰自經死傳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鎮東府二月癸未進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戶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廣越十六州諸軍事太祖解驃騎辭都督不許乃表送黃鉞三月巳酉增班劔為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餘竝如故辛卯太祖誅鎮北將軍黃回大明

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
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
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
服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
脚檉柏牀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障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
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
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
詳衷九月丙午進位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
四人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辭詔
遣敦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聖車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負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

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
申前命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詔進位相國總
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
加相國綠綬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
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甲寅策相國齊公曰天地變通莫大乎炎
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
華之暎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
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
威華戎寔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風罹閔凶嗣君
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獸靈繹海水羣飛爨器已
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
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闕基重造

高勲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茂如也今將授
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
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稜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
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剪爲仇讎當此之時人
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寶車而戒路軍
政端嚴卒乘輯睦鏃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
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凌虐淮許索兒愚悖同惡相濟
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隆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
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
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卽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
弗顧本朝受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
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
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
匈奴野心侵掠疆場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
羯俯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覲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
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稜時蕩弔死撫傷弘宣
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
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
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
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鳥散分疆
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秦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
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
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儵忽終古莫
二羣后憂惶元戎無王公按劍疑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

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揚底定雲霧廓清區宇
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疊起戚蕃邪晉應韓翻爲讎敵建
平失圖興兵內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
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宋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焜
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大明之軌誰嗣
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避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祐七廟清謐
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表粲無質劉秉攜貳韜述相扇成此亂
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
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禍歲月滋彰蜂
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荆漢獨爲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
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勢過虓虎朝野
憂疑三軍沮氣公乘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曠日同亮明略與

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鼗鼓一麾夏首寧謐雲梯未舉曾
山尅定積年通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
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
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彌予一人永清四海是
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重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
譯而來庭往哉邈乎無得而名焉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
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啟蕃或
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
異數惟公勲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
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
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

封公爲齊公錫茲玄土首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
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
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
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公璽綬
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
行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
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
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
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形區宇遐
爾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脩南
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鏘鈞庶品固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
之舞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
以居公明鑿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
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寅式是用錫公虎賁
之士三百人公禦寇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
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騫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
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
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柅轡一白珪璣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
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
揚我高祖之休命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
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
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領亦同蕩然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
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四月癸酉

詔進齊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
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節司空衛將軍褚淵奉
策授璽紱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茲玄
土苴白茅改立王社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如故
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
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世子爲太
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宋帝禪位下詔曰惟德動天玉
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
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土踵武世必由之宋
德溼微昏毀相葉景和騁停於前元徽肆虐於後三光再靈七廟
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靜惟此紊夕惕
疚心相國齊王天誕獻聖河嶽炳靈拯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
難功均造物宏謀霜照祕算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
無思不偃表裏清夷遐邇寧謐旣而光啟憲章弘宣禮教姦宄之
類覩隆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邁於重華勲超乎
文命蕩蕩乎無得而稱焉是以辨髮左衽之酋款關請吏木衣卉
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桔越嘗薰馨而已哉故因輿載宅
六府克和川陸效珍禎祥鱗集卿烟玉露且夕揚藻嘉穉芝英啓
刻呈茂華運斯炳代終彌亮負宸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去朱
謳歌適齊昔金政旣淪水德締構天之曆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
聞于大道稽覽隆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
位別宮敬禪于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是日宋帝遜于東邸備羽
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壬辰
策命齊王曰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

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義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
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
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
位謬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
懷生載懌靈祇效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
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釁勳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
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難滅星謀北齊本
以卷是蹟出滯川竭惟王
聖哲淵明榮鏡宇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仁育羣生義征不諛國塗荐阻弘五慮而又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
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
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珣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
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
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
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
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
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
不盛歟再命鹽書曰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
朕雖闇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譬景之恒度春秋遞運時歲之
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
上葉漢魏垂式於後昆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
奄有四海晚世多難姦宄寔繁鼗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啟
處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實賴英聖
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合弘光大明竝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

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內昭重構閩吳再寧淮濟靜九
江之洪波卷海圻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
照遠至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
風行草靡神筭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贖興文偃武闡
揚洪烈明保冲昧翱翔禮樂之揚撫柔黔首咸濟仁壽之域自霜
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
蕃款關重譯脩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奇玄象垂文保
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
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
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
調朕所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於我有宋曆數
告終寔在茲日亦以水德而傳於齊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
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雲都
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
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太祖三
辭宋帝王公以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曰六亢
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
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
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
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
順天時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
位臣等參議宜尅日輿駕受禪撰立儀注太祖乃許焉
史臣曰案太一九宮占推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王人與客俱得
吉討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興二年太一在七宮太一

為帝天目為輔佐迫脇太一是年安帝為桓玄所逼出宮太將在
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一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
為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一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
元年太一在六宮不利有為徐傅廢營陽王七年太一在八宮關
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彥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
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氏楊難當寇梁益來年
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關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池尅百
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宮為大小將奄擊之其年景和
廢二年太一在三宮不利先起主人勝其年晉安王子勛反元徽
二年太一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陽王休範反竝伏誅四年太一
在七宮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一在
七宮不利為客安居之世舉事為主人應發為客袁粲沈攸之等
反伏誅是歲太一在杜門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為客安居之世
舉事為主人禪代之應也

策文難滅星謀疑

南齊書卷一 本紀第一 終

西川中圖書
氏閣印

西川中圖書
氏閣印

南齊書卷二

本紀第二

高帝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皇
 帝臣道成○宋本諱取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暨乾序欽若明命以命
 于諱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
 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
 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寔賴諱匡拯之功以弘
 濟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
 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
 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
 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訖不可以曠王畏天之威

敢不祇從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禱吉類上帝以永答
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禮畢大駕還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
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
因革其資元膺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朕以
寡昧屬值艱季推肆勤之誠藉樂治之數賢能悉心士民致力用
獲拯溺龕暴一匡天下業未參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陸夷有徵曆
數攸及思弘樂推永暨崇替爰集天祿于朕躬惟志菲薄辭弗獲
昭遂欽從天人式絲景命祇月正于文祖升禮鬯于上帝猥以寡
德光宅四海纂華代之蹤託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知所濟寶祚
初啟洪慶惟新思俾利澤宣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為
建元元年賜人爵二級文武進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
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有犯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蕩滌洗

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救繫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
一依舊典封宋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車旗服
色一如故事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梁晉熙王燮為陰安公江夏
王躋為沙陽公隨王翽為舞陰公新興王嵩為定襄公建安王禧
為荔浦公郡公主為縣君縣公主為鄉君詔曰繼世象賢列代盛
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隨運省替但欽德懷義尚
表墳閭況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
公華容縣公可為侯平鄉縣侯可為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
弘何無忌後以司空褚淵為司徒吳郡太守柳世隆為南豫州刺
史詔曰宸運肇創寶命惟新宜弘慶宥廣敷蠲汰劫賊餘口沒在
臺府者悉原赦諸負豐流徙普聽還本土以齊國左衛將軍陳顯
達為中護軍中領軍王敬則為南兗州刺史左衛將軍李安民為

中領軍戊戌以荊州刺史疑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冠軍將軍映爲荊州刺史西中郎將晃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驃騎司馬任文仲爲徐州刺史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曰自廬井毀制農桑芟業鹽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援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籩宮停稅入優量省置庚子詔宋帝后蕃王諸陵宜有守衛有司奏帝陵各置長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妃嬪三人五月丙午進河南王吐谷渾拾寅號驃騎大將軍詔曰宸運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雖宜省替其有預效屯夷宣力齊業者一任本封無所減降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曆爲建元曆木德盛卯終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丁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恒制頃世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開罪山湖是爲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壬子詔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戶各有差乙卯河南王吐谷渾拾寅奉表貢獻丙辰詔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以交寧道遠不遣使已未汝陰王薨追謚爲宋順帝終禮依魏元晉恭帝故事辛酉陰安公劉變等伏誅追封謚上兄道度爲衡陽元王道生爲始安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爲孝皇后妃爲昭皇后六月辛未詔相國驃騎中軍三府職可依資勞度二官若職限已盈所餘可賜滿壬申以游擊將軍周山圖爲兗州刺史乙亥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凋損或枯骸不收毀襯莫掩宜速宣下埋藏營卹若標題猶存姓字可識可卽運載致還本鄉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

人周行離門外三十五里為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棺器標題者屬所以臺錢供市庚辰七廟主備法駕即于太廟詔諸將及客戮力艱難盡勤直衛其從還宮者普賜位一階辛巳罷荊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讀○宋本諱斷諸州郡禮慶見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疑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晷為武陵王暕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鏐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秋七月丁未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負海不朝因迷遂往歸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內李叔獻一人即撫南土文武許才選用并遣大使宣揚朝恩以試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獻為交州刺史丙辰以虜偽茹蘆鎮主陰平公楊廣香為沙州刺史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復十年九月辛丑詔二吳義興三郡遭

水減今年田租乙巳以新除尚書令驃騎將軍豫章疑為荆湘二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淵領尚書令戊申車駕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公以下賦詩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胤為汝陰王奉宋帝後已卯車駕殷祠太廟辛巳詔曰朕嬰綴世務三十餘歲險阻艱難備藉時來之運實資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即給才堪餘任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扞邊役末由旋反聽於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為言列汝陰太妃王氏薨追贈為宋恭皇后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左衛率蕭曷先為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驃騎長史江謐等十一人爵戶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為司徒中軍將軍張敬兒為車騎將軍中領軍李安民為領軍將軍中護軍陳顯達為護軍將軍辛丑車駕親祠南郊癸卯詔索虜寇淮泗遣眾軍北伐內外纂嚴二月丁卯虜寇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置巴州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為巴州刺史戊子以寧蠻校尉蕭赤蒼為雍州刺史南蠻長史崔惠景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詔西境獻捷解嚴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民尤貧遭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甲午詔江西北民避難流徙者制遣還本土蠲今年租稅單貧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聽番籍郡縣押領三月丁酉以侍中西昌侯魯公為郢州刺史戊戌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為南兖州刺史吳郡太守張岱為中護軍己亥車駕幸樂遊宴會王公以下賦詩辛丑以征虜將軍崔思祖為青冀二州刺史夏四

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高麗號驃騎大將軍五月立六門都牆

六月癸未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

元年以前三調未充虛列已畢官長局吏應共償備外詳所除省

秋七月甲寅以輔國將軍盧紹之為青冀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

妃裴氏薨閏月辛巳遣領軍將軍李安民行淮泗庚寅索虜攻朐

山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等破走之冬十一月戊子以氏楊後起

為秦州刺史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為司徒乙巳車駕幸中堂

聽訟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王嶷為司空揚州刺史前將軍臨

川王映為荊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以平北將軍陳顯

達為益州刺史貞陽公柳世隆為南兖州刺史皇子鋒為江夏王

領軍將軍李安民等破虜於淮陽夏四月以寧朔將軍沈景德為

廣州刺史六月壬子大赦逋租宿債除減有差秋七月以冠軍將軍垣榮祖爲徐州刺史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彛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啟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羣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雎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敦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以江州刺史汪延之爲右光祿大夫癸亥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爭先殞氣寇場命盡王事戰亡蠲復雖有恒典王者遵用每傷簡薄建元以來戰亡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屍王軍保押亦同此例以後將軍長沙王晃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南郡王長

懋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安成王暕爲江州刺史二月乙未以冠軍將軍桓康爲青冀二州刺史上不豫庚辰詔原京師囚繫有差元年以前逋責皆原除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謚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宮于東府前渚升龍舟丙午窆武進泰安陵上少沈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奕碁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衆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比置主衣政是

與長疾源可卽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瓜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曆數竝遠應圖識數十百條曆代所未有臣下撰錄上抑而不宣盛矣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開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豐結朝野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

道旣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爲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宋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庸發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霆斷援旆東夏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已雄粹君臨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南齊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暕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
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初為尋陽國侍
郎辟州西曹書佐出為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
南康相沈肅之繫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
上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上與左右拒戰生獲肅之斬首百餘
級遂率部曲百餘人舉義兵始興相殷孚將萬兵赴子勛於尋陽
或勸上擊之上以眾寡不敵避屯揭陽山中聚眾至三千人子勛
遣其將戴凱之為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上引兵向
郡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

西川世鳳堂
氏書印

南齊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暕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
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初為尋陽國侍
郎辟州西曹書佐出為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
南康相沈肅之繫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
上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上與左右拒戰生獲肅之斬首百餘
級遂率部曲百餘人舉義兵始興相殷孚將萬兵赴子勛於尋陽
或勸上擊之上以眾寡不敵避屯揭陽山中聚眾至三千人子勛
遣其將戴凱之為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上引兵向
郡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

法古閣 卷三

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之奔
走殺偽顛令陶冲之上卽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鄧惠真三千人
襲豫章子勛遣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與應期相拒於西昌築營
壘交戰不能決聞上將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爲尚書庫部郎
征北中兵參軍西陽縣子帶南東亮太守越騎校尉正員郎劉韞
撫軍長史襄陽太守別封顛縣子邑三百戶固辭不受轉寧朔將
軍廣興相桂陽王休範反上遣軍襲尋陽至北嶠事平除晉熙王
安西諮議不拜復還都轉司徒右長史黃門郎沈攸之在荆楚宋朝
密爲之備元徽四年以上爲晉熙王直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
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爲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爲左衛將軍輔燮
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卽據盆口
城爲戰守之備太祖聞之喜曰此真我子也上表求西討不許乃

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度加上冠軍將軍持節
昇明二年事平轉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
事征虜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聞喜縣侯邑二千戶其年徵
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府置佐史領石頭戍軍事尋又加持
節督京畿諸軍事三年轉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持節都督領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齊國建
爲齊公世子改加侍中西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
爲四十人以石頭爲世子宮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宮
進爵王太子太祖卽位爲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
卽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
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
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開府儀同

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
官間一日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右衛將軍呂安國為司
州刺史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為太尉癸酉詔曰城直之制歷代
宜同頃歲通苑遂以萬計雖在憲宜懲而原心可亮積年通城可
悉原蕩自茲以後申明舊科有違糾裁庚辰詔曰比歲未稔貧窮
不少京師二岸多有其弊遣中書舍人優量賑卹夏四月丙午以
輔國將軍張倪為兗州刺史辛卯追尊穆妃為皇后五月乙丑以
丹陽尹聞喜公子良為南徐州刺史甲戌以新除左衛將軍垣崇
祖為豫州刺史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潮流吞滿二岸居民多所
淹漬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賑卹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長
懋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乙酉以鄱陽王鏘為雍州刺史臨汝公子
卿為郢州刺史甲午以寧朔將軍臧靈智為越州刺史丙申立皇

太子妃王氏進封聞喜公子良為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為廬陵王
應城公子敬為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
郡王皇子子真為建安王皇孫昭業為南郡王戊戌詔曰水潦為
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尅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建
康秣陵二縣貧民加賑賜必令周悉吳興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
癸卯以司徒褚淵為司空驃騎將軍秋七月庚申以衛尉蕭順之為
豫州刺史壬戌以冠軍將軍垣榮祖為青冀二州刺史八月癸卯
司徒褚淵薨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己巳以前軍將軍姜
伯起為秦州刺史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王奐為湘州刺史冬十二月己丑詔曰緣
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沾恩慶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
後每歲皆如之庚子以太子左衛率戴僧靜為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又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叙詔曰經邦之寄寔資益民守宰祿俸蓋有恒準往以邊虞告警故浚時損益今區寓寧晏庶績咸熙念勤簡能宜加優獎郡縣丞尉可還田秩太尉豫章王疑領太子太傅護軍將軍長沙王晃爲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刺史庚申以侍中蕭景先爲中領軍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鏗爲宜都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甲子爲築青溪舊宮詔禦仗瞻履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吳爲沙州刺史辛丑以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爲河源二州刺史東羌王像舒彭爲西涼州刺史三月癸丑詔曰宋德將季風軌陵遲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遄速公私凋弊泰運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範永隆治根益民之職一以小滿爲限其有

聲績尅舉厚加甄異理務無庸隨時代黜丙辰詔曰朕自丁未嘉奄便周忌瞻言負荷若墜淵壑而遠圖尚蔽政刑未理星緯失序陰陽愆度思播先澤兼酬天膏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訖爲始京師囚繫悉皆原有三署軍徒優量降遣都邑鰥寡尤貧詳加賑卹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劫賊餘口長徒救繫悉原赦逋負督贓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皆特除夏四月壬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晉亮兩王榮覃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迴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特優降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脩材槨可爲經理令粗足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者可符荊州送反舊墓在所爲營葬事五月丁酉車騎將軍張敬兒伏誅六月丙寅詔凡坐事應覆治者在建元四年三月巳前皆原宥秋七月戊戌

新除左光祿大夫王僧虔加特進九月己卯以荊州刺史臨川王
暎爲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荊州刺史吳郡太守安
陸侯緬爲郢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司州刺史呂安國爲南兗州刺史征北將軍
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征北長史劉悛爲司州刺史丙
子以右光祿大夫王延之爲特進三月乙亥以吳興太守張岱爲
南兗州刺史前將軍王奐爲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呂安國爲湘州
刺史戊寅以少府趙景翼爲廣州刺史夏四月甲辰詔揚南徐南
兗徐兗五州統內諸獄并豫江三州府州見囚江州尋陽新蔡兩
郡繫獄竝部送還臺須候克日斷枉直緣江遠郡及諸州委刺史
詳察訊已巳以寧朔將軍程法勤爲寧州刺史六月癸卯車駕幸
中堂聽訟乙巳以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刺史戊申以黃門侍郎

崔平仲爲青冀二州刺史秋七月癸未詔曰夫樂所自生先哲垂
誥禮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光遲回於南陽魏文殷勤於譙國
青溪宮體天含輝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
經綸方遠繕築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唯嗷咽朕以寡薄嗣
奉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揆日興功子來告畢規摹
昭備宜申爨落之禮以暢感尉之懷可克日小會甲申立皇子子
倫爲巴陵王八月丙午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詔申京師獄及三署見徒量所降宥領宮職司詳賜幣帛戊申車
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子詔曰窆枯掩骼義重前誥郵老哀癯寔惟
令典朕求思民瘼弗忘鑿寐聲德未敷物多乖所京師二縣或有
久墳毀發可隨宜掩埋遺骸未襯並加斂瘞疾病窮困不能自存
者詳爲條格並加沾賚冬十月丁巳以桂陽王鑠爲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丁亥以始興王鏗為益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安西諮議參軍崔慶緒為南梁秦二州刺史甲申以晉安王子懋為南豫州刺史辛卯車駕祠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內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劾繫之身降遣有差賑卹二縣貧民又詔曰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教猶樹木之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由茲在昔開運光宅華夏方弘典謨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仍離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邇一體車軌同文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又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眾足厲浮墮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二月辛丑車駕祠北郊夏四月戊戌以新除右衛將軍豫

章王世子子響為豫州刺史輔國將軍桓敬為兗州刺史五月乙未詔曰氓俗凋弊于茲永久雖年穀時登而歉乏比室凡單丁之身及煢獨而秩養養孤者並蠲今年田租是月省總明觀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秋七月辛丑詔丹陽所領及餘二百里內見囚同集京師自此以外委州郡決斷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薨丁亥以驃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為寧州刺史八月乙未車駕幸中堂聽訟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涼二州刺史戊午以尚書令王儉領太子少傅太子詹事蕭順之。宋本諱為領軍將軍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宋本諱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十一月乙丑以冠軍將軍王文仲為青冀二州刺史十二月丁酉詔曰九穀之重八材為末是故潔粢豐盛祝史無愧于辭不籍千畝周宣所以貽諫昔期運初啟庶政草昧三推之典

我則未暇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來躬親率由舊式可以開春
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於東郊冕朱紘而莅事仰薦宗禋俯勗黔
阜將使困庾內充遺秉外物既富而教茲焉攸在是夏琅邪郡旱
百姓芟除枯苗至秋擢穎大熟

四年春正月甲子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隨郡王子隆爲江州
刺史征虜長史張瓌爲雍州刺史征虜將軍薛淵爲徐州刺史護
軍將軍兼司徒竟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富陽人唐寓之反聚
衆桐廬破富陽錢塘等縣害東陽太守蕭崇之遣宿衛兵出討伏
誅丁酉冠軍將軍馬軍主陳天福坐討唐寓之燒掠百姓棄市辛
卯車駕幸中堂策秀才閏月癸巳立皇子子白爲邵陵王皇孫昭
文爲臨汝公丁未以武都王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辛亥車駕藉
田詔曰夫耕藉所以表敬親載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規躬執耒耜

千畝咸事六仞可期教義克宣誠感兼暢重以天符靈貺歲月鱗
萃寶鼎開玉匣之祥嘉禾發同穗之穎甘露凝暉於坳牧神爵騫
翥於蘭圃斯乃宗稷之慶豈寡薄所臻思俾休和覃茲黔阜見刑
罪殊死以下悉原宥諸逋負在三年以前尤窮弊者一皆蠲除孝
悌力田詳授爵位孤老貧窮賜穀十石凡欲附農而糧種闕乏者
並加給貸務在優厚癸丑以始興內史劉勣爲廣州刺史甲寅以
籍田禮畢車駕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詔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
差戊午車駕幸宣武堂講武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羣
帥可量班賜二月己未立皇弟鉢爲晉熙王鉉爲河東王庚寅以
光祿大夫王玄載爲兗州刺史三月辛亥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
賜國子祭酒博士助教絹各有差夏四月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
世隆爲湘州刺史臨沂縣麥不登刈爲馬芻至夏更苗秀五月癸

已詔楊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
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淮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丙午
以吳興太守西昌侯鸞爲中領軍秋八月辛酉以鎮南長史
蕭惠休爲廣州刺史九月甲寅以征虜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
冬十二月乙亥以東中郎司馬崔惠景爲司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疑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
子良爲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
並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沈文季爲郢州刺史左將軍安
陸王子敬爲荊州刺史征虜將軍晉安王子懋爲南兗州刺史輔
國將軍建安王子真爲南豫州刺史辛卯詔曰朕昧爽不顯思康
民瘼雖年穀亟登而饑饉代有今履端肇運陽和告始宜協時休
單茲黎庶諸孤老貧病並賜糧餼遣使親賦每存均普雍司二州

虜屢動丁酉遣丹陽尹蕭景先出平陽護軍將軍陳顯達出宛
葉二月戊子車駕幸芳林園禊宴丁未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爲雍
州刺史夏四月車駕殷祠太廟詔繫囚見徒四歲刑以下悉原遣
五年減爲三歲京邑罪身應入重降一等六月辛酉詔曰比霖雨
過度水潦洊溢京師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隨宜
賑賜秋七月戊申詔丹陽屬縣建元四年以來至永明三年所逋
田租殊爲不少京甸之內宜加優貸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八月
乙亥詔今夏雨水吳興義興二郡田農多傷詳蠲租調九月己丑
詔曰九日出商飆館登高宴羣臣辛卯車駕幸商飆館館上所立
在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者也丙午詔曰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
農益勸是以十一而稅周道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岱畎絲枲
浮汶來貢杞梓皮革必緣楚往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

饑饉代有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
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實此
之由昔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尚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
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饑寒之患良由圓法久廢上幣
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
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
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
和市勿使逋刻冬十月甲申以中領軍西昌侯口變○宋為豫州刺
史侍中安陸侯緬為中領軍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正月壬午以祠部尚書安成王暉為南徐州刺史詔二百
里內獄同集京師克日聽覽自此以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詳
所原釋三月己亥以豫章王世子子響為巴東王癸卯以光祿大

夫周盤龍為行兗州刺史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三
州刺史六月甲寅以散騎常侍沈景德為徐州刺史丙子以始興
太守房法乘為交州刺史秋七月乙巳都官尚書呂安國為領軍
將軍八月乙卯詔吳興義興水潦被水之鄉賜痼疾篤癘口二斛
老疾一斛小口五斗九月壬寅車駕幸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冬
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辛酉以祠部尚書武陵王暉
為江州刺史閏月乙卯詔曰北兗北徐豫司青冀八州邊接疆場
民多懸磬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調辛卯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
將軍十一月乙卯以羽林監費延宗為越州刺史庚申以後將軍
晉安王子懋為湘州刺史西陽王子明為南兗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中軍將軍王敬則為豫州刺史中軍將軍陰
智伯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詔曰雍州頻歲戎役兼水旱為弊

原四年以前通租辛亥車駕祠南郊大赦京邑貧民普加賑賜又
詔曰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邇兆民所以允殖鄭渾宰
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雖炳常禁比聞所
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由俗淡宜節以嚴威敦以惠
澤主者尋舊制詳量附定蠲卹之宜務存優厚壬戌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薨戊辰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
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二月丙子以左衛
將軍巴東王子響為中護軍己丑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
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
月感麟厭世緬邈于祀川竭谷虛丘夷澗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
饗嘗之主前王敬仰崇脩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敦興立
貢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
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壬申以丹陽尹王晏為江州刺史
癸卯以巴陵王子倫為豫州刺史三月丁未以太子右衛率王玄
龜為兗州刺史庚戌以中護軍巴東王子響為江州刺史中書令
郡王子隆為中護軍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賀王子峻為廣漢
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安王夏四月戊寅詔曰婚禮下達人
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後三
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
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
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為節
文頒之士庶竝可擬則公朝方標供設合登之禮無虧寧儉之義
斯在如或有違繩之以法五月乙巳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王儉薨甲子以新除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六月丁亥

車駕幸琅邪秋八月庚子以左衛將軍建安王子真爲中護軍冬
十月己丑詔曰王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
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
葉苟相誇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
犯依事糾奏十二月己亥以中護軍建安王子真爲鄧州刺史江
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爲荊州刺史前安西司馬垣榮祖爲兗州刺
史

八年春正月庚子征西大將軍王敬則進號驃騎大將軍左將軍
沈文季爲領軍將軍丹陽尹鄱陽王鏘爲江州刺史詔放遣隔城虜
俘聽還本土壬辰零陵王司馬藥師薨夏四月戊辰詔公卿已下
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
罰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爲雍州刺史癸卯詔曰陰

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胤嬰患淹歷旬晷思仰祇天戒俯紓民瘼可
大赦天下癸亥詔司雍二州比歲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
以前逋租悉原汝南一郡復限更申五年八月丙寅詔京邑霖雨
旣過居民汎濫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卹乙酉以行河南王世
子休留代爲秦河二州刺史壬辰以左衛將軍隨郡王子隆爲荆
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遣丹陽尹蕭順之。率軍討之子響伏
誅冬十月丁丑詔吳興水淹過度開所在倉賑賜癸巳原建元以
前逋租十一月乙卯以建武將軍伏登之爲交州刺史十二月乙
丑以振威將軍陳僧授爲越州刺史戊寅詔尚書丞郎職事繁劇
郵俸未優可量增賜祿己卯皇子子建爲湘東王癸巳以監青冀
二州軍行刺史事張冲爲青冀二州刺史
九年春正月甲午以侍中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劉

俊爲益州刺史辛丑車駕祠南郊詔京師見囚繫詳量原遣三月
乙卯以南中郎司馬劉楷爲司州刺史辛丑以太子左衛率劉纘
爲廣州刺史夏四月乙亥有司奏舊格一年兩過行陵三月十五
日曹郎以下小行九月十五日司空以下大行今長停小行唯二
州一大行詔曰可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爲雍州刺史秋
九月戊辰車駕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十年春正月戊午詔諸責負衆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貴不在例
孤老六疾人穀五斛内外有務衆官增祿俸以左民尚書南平王
銳爲湘州刺史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右衛將軍王玄邈爲
北徐州刺史中軍將軍廬陵王子卿進號車騎將軍北中郎將南
海王子罕爲兗州刺史輔國將軍臨汝公昭文爲南豫州刺史冠
軍將軍王文和爲北兗州刺史二月壬辰鎮軍將軍陳顯達領中

領軍夏四月辛丑大司馬豫章王疑薨五月己巳司徒竟陵王子
良爲揚州刺史秋八月丙辰以新城太守郭安明爲寧州刺史冬
十月乙丑車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午車駕殿祠太廟十一月戊午
詔曰頃者霖雨樵糧稍貴京邑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
官長賑賜

十一年春正月癸丑詔京師見繫囚詳所原遣以驃騎大將軍王
敬則爲司空江州刺史鄱陽王鏘爲領軍將軍鎮軍大將軍陳顯
達爲江州刺史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丙子皇太子長懋
薨二月壬午以車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
撫軍將軍安陸王子敬進號車騎將軍己丑輔國將軍曹虎爲梁
南秦二州刺史癸卯以新除中書監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刺史丙
午以冠軍將軍王文和爲益州刺史三月乙亥雍州刺史王奐伏

誅夏四月壬午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度爲太孫官屬甲午立皇
太孫昭業太孫妃何氏詔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粟帛各有差癸卯以驍騎將軍劉靈哲爲兗州刺史五月
戊辰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凡三調衆道可同申至秋登京師
二縣朱方姑熟可權斷酒庚午以輔國將軍蕭惠休爲徐州刺史
丙子以左民尚書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六月壬午詔霖雨旣
過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邑居民秋七月丁巳詔曰頃風
水爲災二岸居民多離其患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
遣中書舍人履行沾卹又詔曰水旱爲災實傷農稼江淮之間倉
廩旣虛遂草竊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兗
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道宿債並
同原除其緣准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更申五年是月上不

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虜侵邊戊辰遣
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樊城上慮朝野其惶乃力疾召樂府奏
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
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
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參懷共下
意尚書中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
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
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又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著夏
衣書天衣純烏犀導應諸器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袂
衣各一本通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祭敬之
典本在因心東隣殺牛不如西家禴祭我靈上慎勿以牲爲祭唯
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

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嘗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
邊以葬我名爲景安陵喪禮每存節約不須煩民百官停六時入
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王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耀
靈三處是吾所治製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
謂此爲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揚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
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
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竝嚴斷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
聽朝賢選序已有別詔諸小小賜乞及閣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
禁衛勞舊王帥左右悉付蕭謙○宋本諱優量驅使之勿負吾遺意也是日
上崩年五十四上剛毅有斷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先不喜遊宴
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頗遣臨崩又詔諸凡遊費宜從休息自
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纈弊民

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絕不得有違准繩九月丙寅葬
景安陵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袞垂旒
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
不肅然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民鮮
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
抱同彼甸人太祖羣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追恨矣園魏
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贊曰武帝不顯徽號止戈韶嶺歇侵彭派澄波威承景曆肅御金
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

宋本作如

拜北對文冠南熾更得市肆長致中伏寧味宋本
 替曰左帝正臨淵張山文帝於燭燾遠則劉劉承景習肅喻金
 文英京中山不以桂榮英習心亦田田未信也
 許同效回入太師尊卑立於前殿昔黃九雷計劉部致封吳國騰
 參對宮室未因未以以對相安樂或手來知河同幸皆夫陪愛對
 不蕭然於未無學內障參新對車平聖劉貢自計劉潔內衣牙檢
 劉齊如典文左外丑不革書章也雷皇身皆由土出養兼身表英
 史曰曰世師南面嗣業以參寶命繼為繼對準實漢漢喻其聖然
 具史刻
 日參耗王天校書工天重繼吹禁絲不計首豈對跡八月丙寅美

南齊書卷四

齊世宗國圖
氏關印開印

本紀第四

鬱林王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世祖即位封南
 郡王二千戶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宮崇政殿其日小會
 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昭業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
 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十一年給阜輪三望車詔高選國官文惠
 太子薨立昭業為皇太孫居東宮世祖崩太孫即位八月壬午詔
 稱先帝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暉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
 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晉書曰為尚書令太
 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將軍癸未以司徒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詔
 曰朕以寡薄嗣膺寶政對越靈命欽若前圖思所以敬守成規拱

晉書曰

揖羣后哀荒在日有憺大猷宜育德振民光昭睿範凡逋三調及
衆債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其備償封籍貨鬻未售亦
皆還主御府諸署池田邸冶興廢訟事本施一時於今無用者詳
所罷省公宜權禁一以還民關市征賦務從優減丙戌詔曰近北
掠餘口悉充軍實刑同無小罔或攸赦撫辜與仁事深睿範宜從
蕩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已賞賜者亦皆爲贖辛丑
詔曰往歲蠻虜協謀志擾邊服羣帥授略大殲凶醜革城克捷及
舞陰固守二處勞人未有沾爵賞者可分遣選部往彼序用九月
癸丑詔東西二省府國長屯所積財單祿寡良以矜懷選部可甄
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隨宜量處以貧爲先辛酉追尊文惠
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
皇后何氏十一月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爲

臨海王皇弟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驍騎
將軍晉熙王鈇爲郢州刺史丹陽尹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刺史
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
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陳顯達進號車騎大將
軍郢州刺史建安王子真爲護軍將軍詔百僚極陳得失又詔王
公以下各舉所知戊申以護軍將軍沈文季爲領軍將軍己酉以
前將軍曹虎爲雍州刺史右衛將軍薛淵爲司州刺史庚戌以寧
朔將軍蕭懿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輔國長史申希祖爲交州刺史
辛亥車駕祠南郊詔曰執耜墾志懸磬比室秉機或惰無褐終年
非怠非荒雖由王道不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

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舛務刑章

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
州郡務滋耕殖相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天民又詢訪
獄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王者詳為條格戊午車駕拜
景安陵已巳以新除黃門侍郎周奉叔為青州刺史二月辛卯車
駕祠明堂夏四月辛巳備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曄薨戊子
太傅竟陵王子良薨戊以前沙州刺史楊炅為沙州刺史丁酉
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州為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驃
騎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乙丑以南東海太守蕭穎胄為青
冀二州刺史丁卯鎮軍大將軍本詳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以
中軍將軍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六月丙寅以黃門侍郎王思
遠為廣州刺史秋七月庚戌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史東莞
太守臧靈智為交州刺史癸巳皇太后令曰鎮軍車騎左僕射前

將軍領軍左衛衛尉八座自我皇曆啟基受終於宋一曆聖繼軌三
葉重光太祖以神武創業草昧區夏武皇以英明提運經緯天人
文帝以上哲之資體元良之重雖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三靈之
眷方永七百之基已固嗣主特鍾沴氣爰表弱齡險戾著於綠車
愚固彰於崇正狗馬是好酒色方酒所務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
祖慈愛曲深每加容掩冀年志稍改立守神器自入纂鴻業長惡
滋甚居喪無一日之哀縗經為歡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發號
施令莫知所從闕豎徐龍駒專總樞密奉叔珍之互執權柄自以
為任得其人表裏緝穆邁蕭曹而愈信布倚太山而坐平原於是
恣情肆意罔顧天顯二帝姬嬪並充寵御二宮遺服皆納玩府內
外混漫男女無別丹屏之北為酤鬻之所青圃之上開桑中之肆
又微服潛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虛位交戟而守空宮積旬矣宰

輔忠賢盡誠奉主誅鋤羣小冀能悛革曾無克已更深怨憾公卿
股肱以異已寘戮文武昭穆以德譽見猜放肆醜言將行屠膾社
稷危殆有過綴旒昔太宗克光於漢世簡文代興於晉氏前事之
不忘後人之師也鎮軍居正體道家國是賴伊霍之舉實寄淵謨
便可詳依舊典以禮廢黜中軍將軍新安王體自文皇睿哲天秀宜
入嗣鴻業永寧四海卽以禮奉迎未亡人屬此多難投筆增慨
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
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嘗獨呼昭業至幄座別
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
不自勝俄爾還內歡笑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入後宮嘗列胡妓
二部夾閣迎奏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
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
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
及卽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
得今得用汝未甚年之間世祖齋庫儲錢數億垂盡開王衣庫與
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
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嘗裸袒著紅縠禪雜彩相服好
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
招婉殿乞閹人徐龍駒爲齋龍駒尤親幸爲後閣舍人日夜在六
宮房內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
氏爲尼以餘人代之嘗以邪諂自進每謂人曰古時亦有監作三
公者皇后亦淫亂齊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
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爲帝羽翼高宗屢
諫不納先啟誅龍駒次誅奉叔及珍之帝並不能違旣而尼媪外

入頗傳異語乃疑高宗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高宗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帝意復止乃謀出高宗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高宗慮變定謀廢帝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詵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間令闔人登輿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詵領兵先入宮截壽昌閣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詵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詵謂之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殺之時年二十一輿尸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餘黨亦見誅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兒求立嫡以長未知瑕豐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旣而誓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贊曰十誓有一無國不失鬱林負荷棄禮亡律

贊曰十贊

南齊書卷四 本紀第四終

東西二省府國長老一本長字作屯疑

西川屯鳳尊
氏南庭南

南齊書卷五

本紀第五

海陵王

西川屯鳳尊
氏南庭南

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
 邑千五百戶初為輔國將軍濟陽太守十年轉持節督南豫州諸
 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一年進號冠軍將軍文惠太子薨
 還都鬱林王即位為中軍將軍領兵置佐封新安王邑二千戶隆
 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
 其年鬱林王廢尚書令西昌侯本諱議立昭文為帝延興元年秋七
 月丁酉即皇帝位以尚書令鎮軍大將軍西昌侯本諱為驃騎大
 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詔曰太祖高皇帝英謀光大
 受命作齊世祖武皇帝猷冠世繼暉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鏢

四海宅心並德漏下泉功昭上象聲教所覃無思不洽洪基式固
景祚方融而天步多阻運鍾否剝嗣君昏忍暴戾滋多棄侮天經
悖滅人紀朝野重足遐邇側視民怨神恫宗祧如綴賴忠謨肅舉
霄漢廓清俾三后之業絕而更紐七百之慶危而復安猥以冲人
入纂乾緒載懷馭朽若墜諸淵思與黎元共綏戩福大赦改元文
武賜位二等八月甲辰以新除衛尉蕭湛爲中領軍司空王敬則
進位太尉新除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晏爲
尚書令左衛將軍王廣之爲豫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爲
司徒詔遣大使巡行風俗丁未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叙
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其所樂以驍騎將軍河東王鉉
爲南徐州刺史西中郎將臨海王昭秀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
永嘉王昭粲爲荊州刺史戊申以輔國將軍王詡爲廣州刺史中
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庚戌以車騎板行參軍李慶綜爲寧州
刺史辛亥以安西將軍王玄邈爲中護軍新除後軍司馬蕭誕爲
徐州刺史壬子以冠軍將軍司馬臧靈智爲交州刺史乙卯申明
織成金薄綵花錦繡履之禁九月癸酉詔曰頃者以淮關徭戍勤
瘁於行役故覃以榮階薄酬厥勞勲狀淹留未集王府非所以急
舍爵之典趣報功之旨便可分遣使部徃彼銓用辛巳以前九真
太守宋慈明爲交州刺史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軍大將
軍隨郡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
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之乙未驃
騎大將軍口假慕竇外纂嚴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
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
爲司徒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

癸巳詔曰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
德弘教寬俗阜民朕君制八紘志敷九德而習俗之風爲弊未改
靜言多愠無忘昏昊督勸婚嫁宜嚴更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標梅
息怨正廚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一旬私累數朔又
廣陵年常遞出十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苴是育今並可
長停別量所出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
丁酉解嚴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魯公爲大傅領大將軍
揚州牧加殊禮進爵爲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
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祕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
將軍巴陵王子倫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爲豫州刺史新除黃
門郎蕭遙昌爲鄆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宣城王輔
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

辛亥皇太后令曰司空後將軍丹陽尹右僕射中領軍八座夫明
晦迭來屯平代有上靈所以睠命億兆所以歸懷自皇家淳耀列
聖繼軌諸侯官方百神受職而殷憂時啟多難薦臻隆昌失德特
紊人鬼非徒四海解體乃亦九鼎將移賴天縱英輔大臣社稷崩
基重造隆典再興嗣王幼冲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弗克負荷所
以宗正內侮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雖二祖之德在民而
七廟之危行及自非樹以長君鎮以淵器未允天人之望寧息奸
宄之謀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識冠生民功高造物符
表夙著謳頌有在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祐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
歸老別館昔宣帝中興漢室簡文重延晉祀庶我鴻基於茲永固
言念家國感慶載懷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疆故事給
虎賁旄頭畫輪車設鍾虛宮縣供奉所須每存隆厚十一月稱王

有疾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給溫明祕器衣一襲斂以袞冕之服
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輜輶車九旒大輅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
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故事謚曰恭王年十五
史臣曰郭撲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
中平六年獻帝卽位便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
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
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奪河間王顥復改元爲永興
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
載而必同矣
贊曰穆穆海陵因亡代興不先不後遭命是膺

南齊書卷五

本紀第五終

南齊書卷六

本紀第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小諱玄度少孤太
祖撫育恩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補武陵王
左常侍不拜元徽二年爲永世令昇明二年爲邵陵王安南記室
參軍未拜仍遷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尋進號輔國將軍
太祖踐阼遷侍中封西昌侯邑千戶建元二年爲持節督郢州司
州之義陽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世祖卽位
轉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
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
誤燒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焉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

齊書卷六

齊書卷六

道而行上甚悅二年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四年遷中領軍常侍並如故五年爲持節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七年爲尚書右僕射八年加領衛尉十年轉左僕射十二年領右衛將軍世祖遺詔爲侍中尚書令尋加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又加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鬱林王廢海陵王立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開府如故增班劍爲二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鎮東府城給兵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作難假黃鉞事寧表送之尋加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爲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邑五千戶持

節侍中中書監錄尚書如故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爲第三子羣臣三請乃受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卽皇帝位詔曰皇齊受終建極握鏡臨宸神武重輝欽明懿鑠七百攸長盤石斯固而王度中蹇天階薦阻嗣命多違蕃疊孔棘宏圖景曆將墜諸淵宣德皇后遠鑒崇替憲章舊典疇咨台揆允定靈策用集賓命於予一人猥以虛薄纘承大業仰繫鴻丕顧臨兆民永懷先構若履春冰寅憂夕惕罔識攸濟思與萬國播此惟新大赦天下改元宿衛身普轉一階其餘文武賜位二等通租宿責換負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原除劫賊餘口在臺府者可悉原放負覺流徙竝還本鄉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中領軍蕭詵爲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皇子寶義爲揚州刺史中護軍王玄

邈爲南兗州刺史新除右將軍張瓌爲右光祿大夫平北將軍王
廣之爲江州刺史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雕文篆刻歲
時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追贈
安陸昭侯緬爲安陸王己巳以安陸侯子寶暉爲湘州刺史詔曰
頃守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實與民蠹今商旅稅石頭後渚
及夫鹵借倩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卽符斷主曹詳爲其制
憲司明加聽察十一月癸酉以西中郎長史始安王遙光爲揚州
刺史晉壽太守王洪範爲青冀二州刺史尚書令王晏領太子少
傅甲戌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進爵邑各有差詔省新
林苑先是民地悉以還原責本直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晉安王
寶玄爲江夏王寶源爲廣陵王寶寅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
爲南平王甲申詔曰邑宰祿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恒貢亦爲

自今悉斷又詔宣城國五品以上悉與滿叙自此以下皆聽
解遣其欲仕適所樂乙酉追尊始安貞土爲景皇妃爲懿后丙戌
以輔國將軍聞喜公遙欣爲荊州刺史寧朔將軍豐城公遙昌爲
豫州刺史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
休息戊子立皇太子寶卷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普加甄賜明揚表其衡閭賚以束帛己丑詔東宮肇建遠
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壬辰以新除征虜將軍江夏王寶玄爲郢
州刺史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竝窮
因私門庚子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
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自縉紳年及可一遵永
明七年以前銓叙之科上輔政所誅諸王是月復屬籍各封子爲
侯十二月壬子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

詠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在不申懷直未舉者莅民之司竝任厥失

二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繫囚殊死可降為五歲刑三署見徒五歲以下悉原赦王公以下各舉所知隨王公卿士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極諫索虜寇司豫徐梁四州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征討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征討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征討己卯詔京師二縣有毀發墳壠隨宜脩理又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姬載鷺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朕肅宸巖廊思引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勒靜言日晏無忘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脩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眾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卽使列奏王者詳為條格乙未虜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征討諸軍事丁酉內外纂嚴三月戊申詔南徐州僑舊民丁多充戎旅蠲今年三課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眾軍擊虜破之詔雍豫司南兗徐五州遇寇之家悉停今年稅調其與虜交通不問徃罪丙寅停青州麥租虜自壽春退走甲申解嚴夏四月己亥朔三百里內獄訟同集京師克日聽覽此以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索虜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己未以新除黃門郎裴叔業為徐州刺史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可賜位一等役身遣假一年非役者蠲租同假限六月壬戌誅領軍將軍蕭湛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為領軍將軍秋七月辛未以右將軍晉安王寶義為南徐州刺史壬申以冠軍將軍梁王為司州刺史辛卯以氏揚馥之為北秦州刺史仇池

公八月丁未以右衛將軍廬陵王寶源爲南兗州刺史庚戌以新
除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兗州刺史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爲
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
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冬十月丁卯詔曰軌世去奢
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王朕屬流弊之末襲澆浮之季雖恭
已弘化刻意隆平而禮讓未興侈華猶競永覽玄風兢言集愧思
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毀興光樓并詔水衡量省御
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已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
禮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自經南面負宸宸
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瑩墮櫜穢封樹不脩豈直嗟深牧豎
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
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庭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
悉加脩理并增守衛吳晉陵二郡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以陰平王楊昺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
北中郎將建安王寶寅爲江州刺史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
乙酉詔去歲索虜寇邊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疾病死亡者
並送還本土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夏四
月虜寇司州戍兵擊破之五月己巳以征虜將軍蕭懿爲益州刺
史前軍將軍陰廣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前新除寧州刺史李慶
宗爲寧州刺史秋九月辛酉以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兗州刺史冬
十月以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司州刺史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寇
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又詔今
歲不須光新可以見錢爲百官供給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詔曰嘉肴停俎定方旨於必甘良玉在攻

表珪璋於既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爲先經緯九區學教爲大往
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有權從省廢謳誦寂寥俟移年稔永言
古昔無忘肝吳今華夏又安要荒慕嚮締修東序寔允適時便可
式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光被後昆壬寅詔民產子者蠲其
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丙辰尚書令王
晏伏誅二月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
爲廣州刺史三月乙未右僕射沈文季領護軍將軍秋八月追尊
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索虜寇沔北冬十月又寇司州甲戌遣
太子中庶子梁王右軍司馬張稷討之十一月丙辰以氏楊靈珍
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丁亥詔所在結課屋宅田桑可詳
減舊價十二月甲子以冠軍將軍裴叔業爲豫州刺史冠軍將軍
徐玄慶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左興盛爲兗州刺史丁丑遣慶支

尚書崔慧景率衆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太叔逋租宿債在四年之前皆悉原除
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爲虜所侵
相繼敗沒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東王鉉臨
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
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二月癸丑遣左
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擊虜於淮北
破之辛巳平西將軍蕭遙欣領雍州刺史三月丙午蠲雍州遇虜
之縣租布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
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
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須歲以來祀典陵
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水隆風教者哉可式循

舊典詳復祭秩使宰餼備禮欽饗兼申夏四月甲寅改元赦三署
囚繫原除各有差文武賜位二等丙戌以鎮軍將軍蕭坦之爲侍
中中領軍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爲衡陽王丙寅以西中郎長
史劉暄爲郢州刺史丁卯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五月
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曲赦浙東
吳晉陵七郡以後軍長史譙領官爲南兗州刺史丁酉以北中郎
將司馬元和爲兗州刺史秋七月以輔國將軍王珍國爲青冀二
州刺史癸卯以太子中庶子梁王爲雍州刺史太尉陳顯達爲江
州刺史己酉帝崩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曰徐令可重申八命中
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
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大事委陳大尉內外衆事無大
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

替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惠景葬興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

無所借制御親幸自

北齊本
作臣

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織大存

儉約罷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帝所起太子東田斥
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太官進御食有裹
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世祖掖庭中宮殿
服御一無所改性猜忌多慮故亟行誅戮潛信道術用計數出行
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云西行東遊則唱云北幸簡於出入竟不
南郊上初有疾無輟聽覽祕而不傳及寢疾甚久敕臺省府署文
簿求白魚以爲治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
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啟
太官若無此水則不立帝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

寄所當諒不獲免夫狀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平畏
懾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奔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疑怯既深猜
似外人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根
枝亂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鈕之徵必委天命盤庚之
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譏爾
贊曰高宗傍起宗國之慶慕名儉德垂文法令兢兢小心察察吏
政汚陽失土南風不競

南齊書卷六 本紀第六終

西川毛鳳麟
氏蘭南甫

南齊書卷七

本紀第七

東昏侯

西川毛鳳麟
氏蘭南甫

東昏侯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賢高宗輔政後改焉
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高宗崩太子即位八
月丁巳詔雍州將士與虜戰死者復除有差又詔辨括選序訪搜
貧屈庚申鎮北將軍晉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南中郎將建安王寶寅為郢州刺史冬十月己未詔刪省科律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賜王公以下錢各有差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研策秀孝考課自辛卯車
駕祠南郊詔三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
七十並給見錢癸卯以冠軍將軍南康

主曰寶融
宋本薛為荊州刺史二月癸

丑以北中郎將邵陵王寶攸爲南兗州刺史是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夏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誦大赦賜民爲父後爵一級甲戌以寧朔將軍柳惔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癸亥以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六月己酉新除右衛將軍崔惠景爲護軍將軍癸亥以始興內史范雲爲廣州刺史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丁亥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死者材器并賑卹八月乙巳蠲京邑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爲馬圈戰亡將士舉哀丙午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詔曲赦京邑中外戒嚴尚書令徐孝嗣以下屯衛京城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之戊午斬遙光傳首己未以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寶玄爲南徐兗二州刺史己巳尚書令徐孝嗣爲司空右衛將軍劉暄爲領軍將軍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賢爲始安王虜僞東徐州刺史沈陵降以爲北徐州刺史九月丁未以輔國將軍裴叔業爲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爲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天下辛未以太子詹事王瑩爲中領軍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乙巳以始興內史顏翻爲廣州刺史征虜將軍沈陵爲越州刺史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乙丑護軍將軍崔慧景加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事丙寅以冠軍將軍王鴻爲徐州刺史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甲申陳顯達至京師宮城嚴警六軍固守乙酉斬陳顯達傳首丁亥以征虜將軍邵陵王寶攸爲江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輔國將軍張沖爲南兗州刺史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癸未以黃門郎蕭寅爲司州刺史丙戌以衛

尉蕭懿為豫州刺史征壽春己丑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
虜三月癸卯以輔國將軍張沖為司州刺史乙卯遣平西將軍崔
慧景率眾軍伐壽春夏四月丁未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為南兗
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壬子右衛將軍左興盛督京
邑水步眾軍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
領軍王瑩率眾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
京師宮內據城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援癸酉慧景棄眾走
斬首詔赦京邑南徐兗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為
尚書令丙子以晉熙王寶嵩為南徐州刺史五月乙巳以虜偽豫
州刺史王肅為豫州刺史戊申以桂陽王寶貞為中護軍己酉江
夏王寶玄伏誅壬子大赦乙丑曲赦京邑南徐兗二州戊辰以始
安王寶寬為湘州刺史六月庚寅車駕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京
邑女人放觀戊戌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為郢州刺史守五兵尚
書陸慧曉為南兗州刺史秋七月甲辰以驃騎司馬張櫻為北徐
州刺史八月丁酉以新除驃騎司馬陳伯之為豫州刺史甲申夜
宮內火冬十月己卯害尚書令蕭懿十一月辛丑以寧朔將軍張
櫻為南兗州刺史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起義兵於荊州十二
月雍州刺史梁王起義兵於襄陽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為雍州
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時加寅漏上八刻事畢宮人於闕武堂
元會皇后正位闈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軍晉安
王寶義為司徒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甲辰以寧朔將軍王珍國為北徐州刺史辛亥車駕祠南
郊詔大赦天下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訖和殿西廂火壬午詔遣

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乙酉以威

軍胡元進為廣州刺史

三月己亥以驃騎將軍沈徽孚為廣州刺史甲辰以輔國將軍張

欣泰為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寶融即皇宋本諱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

將軍陳伯之西征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

差蕭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曲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秋七

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守王靈

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宮門閉乃散走已

未以征虜長史程茂為郢州刺史驍騎將軍薛元嗣為雍州刺史

是日元嗣以郢州降義師八月丁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

辛巳光祿大夫張環鎮石頭辛未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

諸軍事屯新亭城九月甲辰以居士為江州刺史新除冠軍將軍

王珍國為雍州刺史車騎將軍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以輔國

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理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

徐州是日義軍至南州申胄軍二萬人於姑孰奔歸戊申以後軍

參軍蕭瓚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輔國長

史趙越嘗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於新亭敗

績冬十月甲戌王珍國與義軍戰於朱雀桁敗績戊寅寧朔將軍

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己卯衆降

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庚辰以驍騎將

軍胡虎牙為徐州刺史左軍將軍徐智和為益州刺史游擊將軍

牛平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

義師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

稷率兵入殿廢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高宗亦

不以為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

三日一朝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高宗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重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自江祐始安王遙光誅後漸便騎馬日夜於後堂戲馬與親近閹人娼妓鼓叫常以五更就臥至脯乃起王侯節朔朝見脯後方前或際闈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己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怒遽而罷陳顯達事平漸出遊走所經道路屏逐居民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於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伎人防守謂之屏除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喧走相隨士庶莫辨出輒不言定所東南西北無處不驅人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稍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沾濕織雜珠爲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鄣皆給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絲青葢金口帶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繁役工匠日夜達曉猶不副速

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世祖與光樓上施
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潘氏服御極選
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
釧一隻直百七十萬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
下楊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
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隳廢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縷親幸小人
因緣爲奸利課一輸十郡縣無敢言者三年夏於闕武堂起芳樂
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壁土畫男女私褻之
像種好樹美竹天時盛暑未及經日便就萎枯於是徵求民家望
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致之朝裁暮拔道路相繼花藥雜草亦復
皆然又於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爲
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帝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
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所寵羣小黨與三
十一人黃門十人初任新蔡人徐世檪爲直閣驍騎將軍凡有殺
戮皆其用命殺徐孝嗣後封爲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
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檪及事平世檪謂人
曰五百人軍主能平萬人都督世檪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
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爭權以
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殺之世檪拒戰而死自
是法珍蟲兒用事竝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脣
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
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及義師起江郢二鎮已降帝遊騁如舊謂
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義師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之
計召王侯朝貴分置尚書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

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
山王至是又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
朱光尚禱祀祈福以冠軍將軍王珍國領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
遣左右直長闞豎王寶孫督戰呼爲王長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
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旣弊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
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
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帝烏帽袴
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齊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
東掖門稱蔣王出盪素好鬪軍隊初使宮人爲軍後乃用黃門親
自臨陳詐被劊使人輿將去至是於閔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
警帝於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
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
袍登京陽樓屋上望穹幾中之衆皆忌怨不爲致力募兵出戰出
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
之內皆蕩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內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帝初與
羣小計議陳顯達一戰便敗崔慧景圍城退走謂義師遠來不過
旬日亦應散去救太官辦樵米爲百日糧而已大桁敗後衆情兇
懼法珍等恐人衆驚走故閉城不復出軍旣而義師長圍旣立壘
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
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爲城
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
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王珍國張稷懼禍及率兵入殿分
軍又從西上閣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
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

已閉關人禁防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
斬首送梁王宣德太后令曰皇室受終祖宗齊聖太祖高皇帝肇
基駿命膺籙受圖世祖武皇帝係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業
咸降年不永宮車係北齊本晏皇祚之畜充屬儲元而稟質凶愚發于雅
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恐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
惟長輔以羣才閒以賢戚內外維持冀免多難未及暮稔便逞屠
戮密戚近親元勳良輔覆族殲門旬月相係凡所任杖盡慝窮奸
皆營伍屠販容狀險醜身秉朝權手斷國命誅戮無辜納其財產
睚眦之間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奸是賤事危寇短服坐臥以之晨
出夜反無復已極驅斥氓庶巷無居人老幼奔避寘身無所東邁
西屏北出南驅負疾與屍填街塞陌與築繕造日夜不窮晨構夕
毀朝穿暮塞絡以隨珠方斯已爾飾以璧璫曾何足道特暑赫曦

流金鑠石移竹藝果匪日伊夜根木及植葉已先枯春鋪紛紜勤
倦無已散費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恹恹流冗北齊本
道路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婢販行號道泣屈此萬乘躬自角
抵昂首翹肩逞能撞木觀者如堵曾無作容芳樂華林竝立闐闐
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干戈鼓譟昏曉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
於居喪淫讌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豐牝雞晨鳴之慝
於事已細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
或能匹征東將軍忠武奮發投袂萬里光奉明聖翊成中興乘勝
席卷掃清京邑而羣小靡識嬰城自固緩戮稽誅倏彌旬月宜速
勦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閒介密宣此旨忠勇齊奮遒加蕩撲放斥
昏凶衛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驟此百罹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奈何
奈何又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茹法珍梅蟲兒王暄之

齊書卷之七

等伏誅豐勇之原死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前戮實啟太平推闡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贊曰東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曲則乃棄蕤倫玩習兵火終用焚身

南齊書卷七 本紀

南齊書卷八

本紀第八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邑二千戶三年為冠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為持節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奉梁王舉義乙卯教纂嚴又教曰吾躬率晉陽勇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澤惠所領內繫囚見徒罪無輕重殊死已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即復本職將吏轉一階從征身有家口停鎮給廩食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為民其功效賞報別有科條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

西川屯園

氏蘭園

已以蕭穎胄為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戊午梁王上表勸進十
二月乙亥羣僚勸進竝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京師至江
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方俟
清宮未即大號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
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選百
官西中郎府南康國竝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詳依舊典法駕奉
迎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例右
將軍蕭穎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梁王進號征東將軍甲戌
以冠軍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
冠軍長史王茂先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右
將軍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己巳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
郊甲申梁王率大眾屯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拒守三月丁酉張沖

死驍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城

中興元年春二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鰥寡
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即永元三年也以相國左長史蕭穎
胄為尚書令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
領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零陽侯
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乙酉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假
梁王黃鉞壬子以征虜將軍柳惔為益寧二州刺史己未以冠軍
將軍莊丘黑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冠軍將軍鄧元起為廣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詔曰荆雍義舉所基實始王迹君子勞心細人盡力
宜加酬獎副其乃誠凡東討眾軍及諸嚮義之眾可普復除五月
乙卯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羣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

惠訓子瓚拒義軍秋七月東軍主吳子陽十二軍救郢州屯加湖
丁酉征虜將軍王茂先擊破之辛亥以茂先爲中護軍丁卯魯山
城王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
陳伯之降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子虎牙爲徐州刺史九月乙
未詔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冬十一月乙未以輔國將軍
子元履爲豫州刺史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胃卒以黃門郎
蕭澹行荊州府州事丁巳蕭瓚曾休烈降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
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楊州刺
史封建安郡公依舊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
安王寶寅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
司徒甲戌給大司馬錢二千萬布絹各五千匹乙酉以輔國將軍
蕭宏爲中護軍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歸朝入居內殿大司馬梁王解承制
致敬如先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昂監南兗州壬寅以大司馬都督
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
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
之禮加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己未以新除右將軍
曹景宗爲郢州刺史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暉伏誅戊辰詔進梁公
爵爲梁王增封十郡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給梁國錢五百萬布五
千匹絹千匹辛丑鄱陽王寶寅奔虜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
王寶貞伏誅甲午命梁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
根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簾宮懸王子
王女爵命一如舊儀庚戌以冠軍長史蕭秀爲南徐州刺史新除
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禪位梁王丁

已廬陵王寶源薨夏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外宮丁卯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蹙來雖有冥數微名大號斯爲幸矣

贊曰和帝晚隆掃難清宮達機觀運高頌永終

南齊書卷八 本紀第八終

西川中鳳閣氏圖南

南齊書卷九

西川中鳳閣氏圖南

志第一

禮上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覲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竝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勗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

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繼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

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羣儒其前史所詳
竝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
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
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祕書省丞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
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
革宜錄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
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
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
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暹議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
正月宜南郊明堂竝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
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殿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禘春秋魯僖二年
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
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
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禘舜
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禘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
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竝云明堂有五室天子
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
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
明堂明堂盛兒也周官匠人職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
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
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王祭上帝以文王

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著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卽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贖宗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贖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

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竝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監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

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虔癸北齊本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開歲尚

北齊本

作虔祭

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竝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王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旣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

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卽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聖實爲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

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聞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故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

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旣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也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爲一日再贖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

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三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祀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別蓋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此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開三兆禮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昊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

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恭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乘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塵后土後辛祀明堂御竝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啟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閒竝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專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爲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

年工匠遂啟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太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羣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竝同曇恒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其永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惟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摛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

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旣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檐甍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早有司議雲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爲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鞞鞞至祝敵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

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主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
中中丞啟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
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
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
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
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
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旣祭五帝謂壇宜負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
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祇爲壇高四尺用瑤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
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
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負十二丈而四
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
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有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
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
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寒答之事也
禮記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
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過密未終自
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呼嗟之義旣非存懽樂謂此不
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
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
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
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

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
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遂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祀部
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帝推世祖以配
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
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
上帝允屬世祖自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
議曰宗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饗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
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
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
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
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顓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

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
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
尊新廟爲高宗竝世祖而之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
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
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施
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
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
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
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
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

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嘗郊
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
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
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
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
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
的之辭其禮旣盛故祖宗竝配參議以終之爲允詔可

太祖爲齊王依舊立五廟卽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
府君卽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爲七廟建元二年太祖
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爲
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

城丞劉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爲薄廟僚卽是代上
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
親事謂此爲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
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
卽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
與世祖爲兄弟不爲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
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
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
有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
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爲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
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

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
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
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
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
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
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闕
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
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
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
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旣行喪禮斯
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卽吉唯宴
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
卽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卽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
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警戒自斯而談
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與
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竝稱武王崩成王嗣位
明年六月旣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
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旣卽位改
服修宮烝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
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
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
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器成

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諸昭平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哀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竝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益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且卽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晨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簏簾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跡降於禮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

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麩起餅鴨雉孝皇后荀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徧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疎重檐闕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尹已上四世別祠春陵建武三年幸春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輒荷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未成親祠武帝於建始殿申家人禮世祖發

漢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既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譔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鮓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脰祭鄭注商量脰直也尋商旨裁截脰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譔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譔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

位且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為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共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禕衣為上綸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綵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禕衣是

以祭統云夫人副禕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禕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榮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王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竝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王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卽位竝無廟

見之文蕃支纂業乃

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

著商書朝于武宮事

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

祖宗格于太室毛詩

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

云新王卽政必以朝

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子小

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

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

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

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

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從五君竝皆謁

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

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

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

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卽親奉時

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

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

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

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

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

以晉支庶嗣位竝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

爲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故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
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
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
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
旣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
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旣陳唯大喪乃廢至
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
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齊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
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
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王陰
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
北墉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
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
及稷竝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
爲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
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
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竝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
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
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
名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社稷邪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
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
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

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
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
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
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鄙上頽基商丘餘樹猶應尚存迷
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
爰周景遠竝不同仍舊不改終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
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
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
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
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
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
之猶聖人南面而聽白明而治之義耳寧是所祀天地之日乎知

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黃帝黑瓚階
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兆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
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王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
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
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
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
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
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官南自當
加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
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
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竝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
稷竝東向邪治禮又難終之凡三徃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

無的然顯據修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休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亦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園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

駟乘矣修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爲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休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負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姉月周禮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

傳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二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且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卽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

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冬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竝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終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終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奔負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復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

月此卽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
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
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
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旣服宜有與頃世天子小朝會者絳紗袍通
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
得差降之宜也終之任非禮局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卽日輿駕
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竝用立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
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
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
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大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

陰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据五
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帝丞何譔之議鄭
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
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
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
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日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
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
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
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其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
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巳亥幸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
者取其令各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

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嵩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於鈞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華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且亥旣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丙子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王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

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

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諸議經除敎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

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會菜合舞記云始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

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卽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卽位尚書符依承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繼承鴻業今制書旣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前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

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酌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卽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旣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

巴乃宜更崇向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
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尚書令
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
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
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

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
云公冠自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
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
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
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

王則郎中加冠中尉替冠今同於儲王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
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
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享夫朝
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
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
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
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舊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
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賓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
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冠日竭廟以弘尊祖之
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四
人議竝同并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
常武安侯蕭惠基如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爾幼

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
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
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
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
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汗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
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
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
不醴則每加輒醴以酒故醴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
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許於經文今皇王冠畢
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禮而猶用醴辭實爲乖衷尋婚禮實篚以
四爵加以合鬯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酌

用鬯先儒以禮成好人畢終於三然後用鬯合儀注先醮鬯以再
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其
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
約而彌乖昔典又連鬯以鑊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
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饒羊以愛禮
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
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鬯酌終
醮之酒竝除金銀連鑲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
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斷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竝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
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
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諱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

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
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
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
執不同卽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
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
竝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爲歲首漢初習以
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
未盡七刻鳴鍾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
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
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
燈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戲殿

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
議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羣臣集傅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
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竝設也漏未盡七刻羣臣
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
禮畢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
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
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
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
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弔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絜
濯于東流水上自洗濯被除去宿疾爲大絜不見東流爲何水也
晉中朝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

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
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
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及詔罷三日弄其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
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絜
之也已者社也言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
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
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
俗以爲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絜濯浮酌清流
後遂爲曲水案高后祓廟上馬融梁與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
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爲田水事應在
承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爲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皇神虎門
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
至今相承以爲舊准

傳也越王倫... 陸機云天淵池... 飲酒亦不言... 至令朕承以為書... 此亦前... 史曰曰案晉中... 六月六日...

齊書卷十

志第二

禮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啟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為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廣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為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民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齊書卷十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膝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竝合屬假朝脯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賤表不得奔赴從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使應建于西階之東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又用幾妻僕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效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析輅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妻自用八從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旣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卽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竝有移廟之禮豈

復謂靈筵在途便設駁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
舊事不及此蓋可知時議從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
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
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
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
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暮喪歲數
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
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暮允協情理今杖暮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
至於祥編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編相去二月厭
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
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暮事旣同條

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編三月依附
准例蓋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
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
奪情故祥編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暮可知旣計
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舍之何以異於編制疑者正以祥
之當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
年者苞舍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答淵難曰含閏之
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暮屈而不遂語事則各體具存論哀則情
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暮而
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
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編事成二月是
爲十一月以象前暮二以放後歲各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

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暮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暮之中祥將謂不俛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暮之祥不得方於綏縞之末卽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閏儉隨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旣餘分月非正朔舍而全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內外詔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遂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聖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侍乃爲衰經永服以寤生吉蠲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暮而毀所以然者奔

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蓋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竝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微疎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白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恰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

入與官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旣不行三年之典正服朞制君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旣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旣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一公國臣竝不得服詔依所議

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君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治行詔曰旣久廢停便

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朞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竝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朞喪

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

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

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

改服於禮為乖今東宮

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

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

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

行奉慰之禮詔可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

過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

議晉舜受終文祖義非

胤堯及放勳祖落過密三祀近代晉康帝

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

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江充

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

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

世祖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

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

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

定准下二學八座丞郎

博士陶韶以為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

正號祖宗式序昭穆

肝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

亦祭服陪位太常丞

李撫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

制故苴杖不說至於

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

皇后崩羣臣備小君

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

帝禮矣雖臣子一例

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

深衣之變但王者體

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

儀給事中領國子助

教謝墨濟議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祔追

亡之情小祥抑存之

禮斯益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

德早疑民化未洽追

崇尊極寔緣于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

虛聖上馭寓更奉天

脊祇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設

太學博士崔偃同陶

韶議太常沈淡同李撫議國子博士劉警等

同謝墨濟議祠部郎

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

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
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曆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禮不容替竊謂
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
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進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修之

議詔
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

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帙入臨畢出外還襲戎

衣從之

贊曰姬制孔作訓籙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彝典廢舉憲

章戎祀軍國社庸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為成德戒在先亡

南齊書卷十 志第一

